



银发生活

周叔的晚年生活

□王碧丽

周叔自退休后一直忙着照顾老伴:每天张罗她的饮食起居,定期陪她去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大医院复查、治疗。老伴每个星期要去医院做三次血液透析,周叔的生活范围随之也局限在小镇上。唯一的盼头,就是大女儿一家四口每个月回来一次,小外孙为他们带回满屋的欢声笑语。

周叔将老伴照顾得无微不至,她的病情也因此得到了控制,就在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,命运总爱捉弄人,一场意外无情地夺去了老伴的生命。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周叔悲痛不已,他的头发一夜之间白了一大半。但他还是振作精神,将老伴的后事处理好了。

接着,问题来了,两个女儿坚决不让周叔在家独居,大女儿阿彩率先提出将周叔接到身边,彼时周叔还没从丧妻之痛中缓过来,于是同意了阿彩的安排。阿彩和公公婆婆也住在一起,一大家子虽是性格和善,但是生活习惯总归不同。周叔隐约感觉自己有点格格不入,略显拘谨。而且阿彩工作忙,周叔一天下来和她说不上几句话,所以看似过着热闹的生活,他的内心难免还是有些落寞。

小女儿阿虹从小就特别体贴,她向大姐提出要将周叔接到身边,理由是她认为性格安静的父亲跟着她一家三口生活会更舒适自在。不久,周叔去了阿虹家,精神上确实放松了不少,体力上却有点吃不消了。阿虹和老公是夜猫子,通常每天中午十二点才起床,帮阿虹买菜、带孩子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周叔的肩上。吃过午饭,女婿去上班,周叔继续和女儿、外孙女“大眼瞪小眼”在家待着,日子有些烦闷。过了一段时间,周叔的颈椎和膝盖的老毛病又犯了,他以回家处理事务为由,离开了阿虹家。

历时大半年,周叔再次回到自己的家中,老伴离去的阴霾尚未散去。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,周叔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——这么多年来,年轻时围绕孩子转,老年时围绕老伴转,现在才是真正为自己而活。他打开微信,与住在附近的退休同事联系,表示要加入他们的散步队伍,争取实现“饭后百步走,活到九十九”的目标。从此,他和前同事每天相约一起散步,迈着轻快的步伐,谈天说地。没过多久,热心的同事还帮他在附近找到一片菜地,让他过上了的田园生活。周叔渐渐找到了生活的乐子,脸上渐渐有了笑容。

而周叔的两个女儿经过大半年的辗转,也终于明白——孝顺老人,并不是把认为他需要的东西硬塞给他,而是应该尊重老人的想法。这不仅仅是一种行为上的转变,更是一种价值观的升华。老人不是子女生活的附属品,而是有着独立人格和思想的生命个体。周叔的身体还算硬朗,接下来,他还打算和同事结伴去旅游。阿彩和阿虹对父亲的决定表示支持,并约好日常多与父亲视频聊家常、定期轮流回家探望,让父亲的晚年生活更舒心。

含饴弄孙

奶粉罐里的暖光

□于和风

下午三点,阳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下晃动的亮斑。大吉趴在爬行垫上,肉乎乎的身子使劲往左翻,像刚拱出土的毛毛虫,半天没成功,急得“咿咿”叫。

我抱着大利,他含着奶嘴,腮帮子鼓出两个小肉窝,突然打个嗝,奶水溅在我手背上,温乎乎带着奶腥味。他却睁着黑葡萄似的眼睛冲我笑,小舌头在嘴边舔来舔去。

这对快四个月的双胞胎,整天用咿咿呀呀的动静和出其不意的小状况,把家里填得满满当当。

“妈,您快看!”儿子举着手机过来,屏幕上“育儿补贴”四个字旁边写着“每年3600元,连拿三年”。他声音透亮:“两个宝宝一年就是7200元。”我望着数字,心里一暖!这哪是什么补贴啊,分明是给宝宝发的“三年工资”。前阵子攒在心里的憋闷,瞬间散了大半。

双胞胎孙儿出生后的三个多月,日子过得像拉棉线,缠出毛边。起先请了两个月嫂,一个月工钱三万多,两个月就吃不消辞退了。宝宝姥爷姥姥自告奋勇帮忙,连近八十岁的大姥姥都从东北老家前来增援,一大家子围着两个孙儿转,累得倒头就睡。

儿媳的网购车里永远清不空,防惊跳睡袋春秋款,尿不湿备夜用加强型,连脐带消毒棉签都精挑细选。上次见她把进口奶粉换成国产的,嘴上说“成分差不多”,实则想省钱买辅食机。儿子下班背包总塞新物件,昨天是耳温枪,今天是蚊帐,说“不贵”,可订单数字骗不了人。

前几天带娃下楼,王阿姨逗孩子时问:“带两个宝宝,钱也得翻倍吧?”我笑着应答,手不自觉摸了摸退休金银行卡。真没料到国家会给宝宝发这“三年工资”,像揣着暖水袋,从手暖到心。

傍晚看孙子,儿媳正给这哥俩换睡袋。大吉嘴角的奶渍滴在爬行垫上像小露珠,我擦奶渍时他笑眯眯,小舌头把下巴舔得发亮。大利脚丫蹬哥哥肚子,大吉“咿呀”抗议,在垫上“推磨”转圈,后脑勺差点撞床栏,小爬行垫确实不够用了。

忽然想起入夏时,儿媳盯着购物车半天,咬牙买了冰丝凉席:“贵点,但宝宝睡得安稳。”如今有这“三年工资”,能备深秋厚睡袋,添张带围栏的大爬行垫。我跟亲家母念叨:“明年开春买学步车,后年添小桌椅,正好用到三岁。”

亲家母抱着打哈欠的大利,指尖碰他软额头,小家伙闭着眼晃脑袋。“这钱来得正是时候。”她托着孩子笑,“下个月先买响铃布偶、黑白卡片,会坐了再添小围栏,省得总担心摔着。”

夜色渐浓,两个小家伙睡熟了。婴儿床里,大吉的手搭在大利身上,呼吸均匀得像风吹麦浪。我瞅着申领回执,忽然懂了这“三年工资”的分量。嘿嘿!不是意外之财,是国家给育儿家庭撑的小伞,让年轻爸妈不用勒紧裤腰带,我们也能松口气。

我掖了掖他们的空调被,盘算着怎么花?今年添冬装和爬行垫,明年买学步装备,后年备绘本玩具。这对小家伙哪懂什么“工资”,可他们会在暖和的睡袋里安睡,在宽敞的爬行垫上放心翻跟头,慢慢就会知道:成长路上,总有人在悄悄托举。

月光爬进婴儿床,给粉嘟嘟的小脸蛋镀上温暖的光。政策春风吹着,日子总会像大“大吉”“大利”的名字,从嫩芽长成向阳枝丫,把平常日子过出甜津津的滋味。

寸草春晖

她的故事

□丁蕾

当年妹妹出嫁的时候,她的婆婆患有严重的青光眼,世界在她眼中只剩下朦胧的光影。我们担心这位快失明的亲家母需要人照顾。然而20年过去了,她没要人特别照顾。听了她的故事,我的内心涌起敬重之意。

清明回老家,我住在妹妹家里。桌上有一盘时令鲜菜——豌豆汤。嫩绿的豌豆口感细腻清甜,我感叹刚上市的豌豆真好吃。妹妹笑着说:“新鲜豌豆在市场要卖到30元一斤呢,这是我婆婆摸索着种出来的。”

我听了大吃一惊,妹妹描述的画面,让我想象亲家母选豆时,那双手就像筛子,虽然她看不见,但她能摸出生命饱满的种子。家离菜地有一段路,亲家母却熟门熟路,握着竹拐杖,顺着道路凸起的青砖纹路摸索到菜园,触到菜地凸起的边缘时,她会弯下腰,用手指贴着地面慢慢摸索,摸到石块标记,她就从围裙兜里掏出种子,一粒粒按进锄头挖出的土坑里。指甲缝沾着黑土,清晨沾着露水的菜叶蹭过手腕……亲家母觉得下地干活踏实。

为了配合老人种菜,妹夫会定期做好清理杂草、松土施肥、排水挖沟等工作。“不让她下地干活,她就整天没精打采的……”妹夫告诉我。所谓孝顺,就是让老人家做点她自己喜欢做的事,让她心里有个盼头。

妹妹还给我看了一张照片,亲家母种的菜园葱葱郁郁,比明眼人打理得还要整齐,那些菜苗正如她心中流淌的爱意,以另一种方式生长出蓬勃的绿意。有一次亲家母在菜园劳作,妹夫在一旁递工具。邻居羡慕地说:“你儿子真孝顺。”老人却笑道:“我儿子孝顺,但我儿媳比我更孝顺呢。”

原来,妹妹刚嫁过去那年,就劝婆婆买养老保险。婆婆舍不得买,说还有个儿子在北京读书需要用钱。妹妹当即表示:“您不够的钱我来补。”如今亲家母每月能领2000多元养老金,这给了她生活的底气。老人家逢人就夸:“我这个儿媳真好。”

我对妹妹说:“你解决了老人晚年生活中的问题,她一辈子都会惦记着你的好。”

年迈的亲家母就像风中的烛火,让人时刻担心。她在北京的小儿子每年都携家带口回来看望。第一年回来时,小儿媳因年幼的孩子发高烧不愿回来,小儿子说:“咱娘见一次少一次了。”于是,不顾妻子的反对,回了老家。此后,小儿媳再没为过年回老家的事争执过,每年都主动张罗着回来。有年春节大家都在妹妹家团聚,亲家母要上厕所,厕所高出一个台阶。妹妹怕老人不熟悉,刚要起身搀扶,老人却执意让难得回来的小儿媳帮忙。要知道,这儿媳可是位博士生。但这位高学历儿媳二话不说就扶着婆婆去了卫生间,她知道自己不常回来,孝顺的机会少。后来听妹妹说起这事,我不禁感叹:你家婆婆福气真好!

妹妹垫钱买保险的远见,让老人拥有了生活的底气;小儿子携家千里归来的坚持,是把不多的陪伴刻进岁月;博士生儿媳俯身搀扶的瞬间,是让尊重越过学历的边界。没人把“孝顺”挂在嘴边,却用行动让老人明白:就算看不清世界,也能摸到爱的温度。

亲家母的眼睛虽然看不见,心里却透亮。她手摸过的泥土、种出的菜苗,还有儿女们待她的好,都成了这个家亮堂的家风,在日夜里闪着光。

